



新疆作家作品精选

东林听鸟

赵天益 / 著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一軒題性靈性品情圖

东林听鸟

221/66

001203545

新疆作家作品精选

东林听鸟

赵天益 著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疆作家作品精选 /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编. — 阿图什: 克孜勒苏克尔柯孜文出版社, 2008.2 (2009 年 10 月重印)

ISBN 978-7-5374-0631-4

I. 新… II. 新… III. 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新疆 - 当代
IV. I218.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0022 号

新疆作家作品精选

东林听鸟

作 者	赵天益
责任编辑	向 京
装帧设计	王 洋
出 版	克孜勒苏克尔柯孜文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西虹西路 36 号
邮 编	830000
电 话	0991-7910393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铁成印刷厂
开 本	850 mm×1168 mm 1/32
印 张	48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4-0631-4
定 价	239.00 元(全八册)



赵天益,当代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副研究员职称。生于河南省孟津县会盟镇,早年毕业于新疆广播师范大学中文系。1955年从学校分配到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先后在连、团、师和科研单位担任过主要领导职务,退休前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组织部正师职副部长兼人事局局长。《绿洲》顾问、大学客座教授。中学时期开始发表习作,迄今已发表文学作品近300万字,主要著作有散文集《情醉旅程》、《爱洒天涯》、《塞上听潮》、《在海的那边》、《赵天益散文选》,论文集《观察与思考》等。主编文集《创业者之歌》、《崛起的石河子》、《温馨家园》、《军垦忠魂》、《中原儿女在新疆》、《天山南北河南人》等。多部作品在全国和地方获奖十余项,并收入多种选集和丛书,选入中小学教材。一些作品被译成外文介绍到国外,三部散文集分别被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及“全美华人作家联谊会”收藏。入选《中国文学家辞典》、《中国作家大辞典》等多种辞书。

序

就是那只鸟的鸣唱

杨 牧

我在新疆时，曾听到一个关于鸟的传说。说是兵团开垦之初，某片荒原新植的白杨刚刚吐绿，便引来几只不知从哪里飞来的鸟，当时在那里的王震将军为之大悦，听惯了枪声炮声的将军，也觉得鸟叫得好听，便格外珍爱鸟儿了。一天清晨，已经习惯了在鸟的音乐中醒来的将军未闻鸟叫，突然觉得缺少了什么，出门一看，原来是炊事班灶头不济，将那排小树砍作柴火救急了。将军大怒，说这树是绿洲的命根子，鸟是戈壁上最珍贵的客人，拔出手枪就要毙了炊事班长……当然，后来，那炊事班长并未遭毙，倒是领着他的炊事班，重又植下了更多的白杨。不久，那群鸟儿又飞回来了。

读赵天益先生的《东林听鸟》，怎么就叫我突然想起这个故事。赵天益在笔下写道：“我爱听鸟叫，我爱到（石河子）城东防护林里听鸟叫。“那”都是些什么鸟呢？我认不清也说不清……它们各占枝头，或引吭高歌，或低声婉转；或欢快地啁啾，或悲凉地吟啼”。我想他听到的那些鸟叫，我作为曾在同一座美丽的边塞新城生活过的居民，可能也同样听到过，但我也



2007年9月本书作者与杨牧先生（右）合影于乌鲁木齐

同作者一样，对那是些什么鸟，“认不清也说不清”。倒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散文作家赵天益本人，作为上世纪五十年代就进入兵团，为军垦事业栉风沐雨并为之歌唱的开拓者的忠实歌者，无疑正是被那排充满着希望的白杨从远方引来的“鸟”之一；而这本散发着浓烈军垦味和凝聚着作者心血的新著，也正是兵团蓊蓊蕤蕤的文学之林的拓展与延伸，是又一片茂林。

这是一本散文集。散文该是最自由、最直接，也最能表现作者心志的心性文体。如同鸟叫。这只“鸟”即是最先落在那排“军垦白杨”上的那只“鸟”，横听竖听，歌声都与白杨下的土地有关。他写《她从棉田走来》，他写《永远的莫索湾》，写垦区的情愫，垦区的变化，甚至写到许多细微的农事活动，连我这样算是较熟悉农场的人，也有一种别样的亲切。事实上，听赵天益侃农场，就像听一位朴实、风趣而世事谙然的老职工讲他身边的家长里短。讲“拾花妹”，讲“老耿头”，讲染了点时尚也要点浪漫的“秀秀”和她真诚待人的丈夫……诸种“小

人物”活灵活现。有的甚至超越了散文，说是小小说也不为过，如《等待》、《高大川的家事》、《醉人归》等即颇为引人。《短章三题》更如一束讽刺小品，这个世俗世界的世相，也同样投射在既已深刻变化了也被无奈地异化着的那片昔日的荒原上，令人捧腹，也令人酸涩。而作者作为常被人漠视不被人理解的“兵团人”中的一员，更多的不平和胸中块垒尤强烈倾注在那些卑微却异样崇高的事物上，如他称道“狼是世界上最具团队精神的动物。在关键时刻，它会牺牲自我，把生的权利留给其他同类”（《一个人的追求》）；如他为最能吃苦耐劳却为世人所不屑的驴鸣不平：“我发现马和牛吃的都是上好的苜蓿和青草”，“驴的饲料就是玉米秸秆，铡都不用铡，打开捆往地上一扔，慢慢去嚼吧。”他甚至指责柳宗元之谓“黔驴技穷”大有“落井下石的味道”，诘问道：“驴的命运够苦的了”，“驴都快要被老虎吃掉了，难道连折腾一下的权利都没有吗？”（《驴之辩》）新实在派哲学家张申府曾说：“吃什么东西，说什么话。”这里还又引申一下，只有吃了什么东西，才能说出怎样的话。对赵天益而言，对这位拥有最充沛的农场甘苦生命体验和叙事资深的散文家而言，则更可用他自己的话了：“如若不是个中人，是绝对说不出这番个中话的！”（《老耿头》）

如果仅是就此为止，我们还不能说就已完全认识了赵天益这只“鸟”。这只“鸟”即是吮吸着广袤绿洲的莹露和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文化养分而勃发出创造生机的，一双健翅也飞遍了天山南北，神州大地。一路“啼”去，“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写下了许多天南地北的行吟文字。这些文字说来都不过是一些游记，游记也几乎是每一个作家都很少或缺的游猎之所。我们这些年的散文，包括游记，就随着不同作者的加入，发生了诸多引人注目的变化。小说作者挤进来了，使散文在情节上多了些趣味；诗歌界挤来了一批人，使散文在练意上更成熟了；教育界、知识界来了一批人，使散文在知识的拥趸和题

材的深度上大大加强；特别是一批学者型的文化精英长驱直入，使散文在文化的含量上达到了空前的密度和厚度。赵天益不属于上述中任何特定的一种，却力图吸取上述之优，也就使得他的这些游记散文成为了属于赵天益独有的艺术园林。

在他的这片“林子”里，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他吸优纳粹的一些履痕和追求之效。

比如，他对历史的兴味。赵天益走的地方很多，但作为一个骨子里始终萦绕着“汉朝的黄鹤翩然何处，唐代的白云又飘向哪里”的灵性文人，最能诱惑和深陷他的，仍是那些有着丰厚历史底蕴的古迹名胜。对巴里坤的烽火台，对特克斯“凝固了的周易”，对龟兹石窟那首“佛教的朦胧诗”，自然要精心地考证一番；对引发世人千古遐思的滕王阁、黄鹤楼、“高山流水古琴台”、朱自清故居……不仅从史学上索蔽控蹟，致远钩深，更呈现出一种对历史精魂的虔者的恭谨。即使对于井冈山、延安、西柏坡那样万人齐仰的“红色景致”，他的敬仰也如秋阳般的圣洁。赵天益说：“历史是不会凝固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它的文化和历史都活着，这个国家、民族才活着。一个作家更是这样，只有当他对历史“多情”并且深怀敬畏之心，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深度作家。

又比如，对文化的自觉。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一个文化概念，它的核心是对文化清醒觉察和自觉建构。赵天益在《秋雨濛濛滕王阁》中写到这样一句话：“一把火可以焚毁一座名楼，却焚毁不了一篇诗文。”在他看来，即使世界上永远没有了一个叫《滕王阁》的物质建筑，“滕王阁”仍会因有一篇《滕王阁序》而屹立千秋，以至后者比前者更牢固、更强大、更长久。这种对于文化力量的宝贵认知，不仅使赵天益在下笔时格外注重文笔、文采、文辞力气，更令其笔触努力迫近中国式的“文化真相”。他写山：“南国多山，山生雾，雾生神秘，神秘而生智慧，智慧则如南国山外的大海”（《登黄鹤楼》）；他写

水：“水最容易泛起漂泊之感，水是无依的，漂泊也是无依的；水是凄柔的，漂泊也是凄柔的……”（《智者乐水》）；他写草原：“草原上只有三种东西能超越时空，并且永远不会腐烂，那就是太阳、石头和风”（《草原石人千古谜》）。读这些文字，你会被一种生命韵味所浸染，同样会顿生“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文化愁怨”。

再比如，对思想的洞掘。赵天益是个思想者，他不满足于对眼前景物的浮光掠影，诗性抒怀也不是他的终极目标，事物的本质和其中蕴涵的哲性启迪才是他的驻足之地。他登华山，看到了“华山默默，笑世人浮躁”。他枕大海，听到了“这个世界，每一个角落，只要有人类的地方，都在演绎真诚、善良、关爱，也同时就有猜疑、妒忌、仇恨”。而一个人，“能够伤害到自己的，只有内心的善感与脆弱”。他在汉阳的古琴台上，不仅听到了“古来仁义包天地，只在人心方寸间”，更听到了伯牙“恩德相结，谓之知己；腹心相照，谓之知心；同气相求，乃谓之知音”的“弦内之音”。值得一提的，还有他的《谈古论今识洛阳》。洛阳作为自周、汉以来的九朝古都，其辉煌鼎盛、凋敝零落，俨然一部浓缩了的中华民族兴衰史，而凿穴为居的“河洛土著”，不仅以其超顽强的生命力演绎了一部部悲喜剧，也刻下了一条“国盛我盛，国衰我衰”的千古铁律。赳赳武夫拿破仑曾对文学作品发过“狂言”：“什么风格呀，形式呀，无论好坏，都打动不了我。我只会被思想和力量所感动。”此言信哉。

赵天益先生自称是个“两栖人”。在“身份”上，他是一个正宗的“官人”；在灵魂深处，他又是个心性文人。“两栖人”也有“两栖”的好处，可以“一脚岸上一脚岸下两风景”。“岸上”可以尽览官场百相，人间百态；“岸下”更又令他畅游心灵的长河。三十多年来，他就这样写下了二百多万字的作品，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深度的人文情怀，在他笔下得到了奇迹般的融会，呈现出一派丰富、驳杂，既有品性思想颗粒又有酥性

文化溶液的艺术景观。如果还要把赵天益比做一只鸟，就更不能仅仅指认他为“一栖”、“两栖”或“三栖”了。他像云雀，也像子规；他像夜莺，也像苍鹰，甚至像只“北去南来自在飞”的“孤云旅雁”。唯有一言可以蔽之，他就是食着从大地到天空、从书苑到民间的玉液琼浆和五谷杂粮而绽放出动人歌喉的那一只。

2008年2月12日于成都

（作者为四川省作协副主席、《星星》诗刊主编、著名新边塞诗人）

目 录

序 杨 牧

第一辑 拾起飘落红叶

东林听鸟/3

驴之辩/9

穿越时空的记忆/14

高大川的家事/25

一个人的追求/29

亲情/33

等待/38

她从棉田走来/43

老耿头/47

拾花妹/51

高炮驱雹/57

秀秀和她的丈夫/61

永远的莫索湾/64

芳香的薰衣草/72

悠悠春联情/76

又到清明雪融时/80

醉人归/83

短章三题/86

第二辑 奏响西部旋律

夜宿图瓦村/93

童话里的城市/101

草原石人千古谜/106

仰望巴尔鲁克山/109

在亚心高地上/113

历史迷雾中的天山岩画/117

小城春秋/123

丝路古城巴里坤/128

火焰山下古村落/133

奇异玄幻八卦城/139

叶河胡杨竞风流/143

图木舒克刀郎舞/147

黑山埋藏的远古岁月/151

迷失在无花果的故乡/158

醉人的“穆塞勒斯”/163

罗布人的村庄/169

探秘天山大峡谷/172

智者乐水/178



【第一辑】

拾起飘落红叶

我们这城西那边离军垦小城不远，有一座青山幽静，三股神泉飞溅，出不出一百来步，就有一处山泉，宽不过十来丈，水深不过半尺，水质却清冽，这处泉水甜甜的风味，和别处不同。因而著名诗人文天祥说它是“胜却蓝田的泉水”。这处泉水是“大漠风尘日色昏”的景象，然而，我们这小城，却是一个让人心平神静的地方，这就是这处泉水的缘故。还有，那百年老树的鸟巢，每到秋天，绿绿葱葱，漫出城外，那鸟巢，像一条街市，工厂学校，整个城市都浸沉在绿荫之中。那低伏的鸟鸣便从窗口，门缝溜进你的书房，在室，婉婉不绝，绿荫、鸟鸣，给小城增色，给人心旷神怡。

那林子大，鸟也多，都是些什么鸟呢？我认不清也说不清，鸟儿们是不肯寂寞的，它们各占枝头，或引吭高歌，或低声细语，或欢快地鸣叫，或悲凉地呜咽，各有声调，各有音色，各有情趣，让你耳不暇接，听不够也听不完。

我爱听鸟叫，爱走到城东的防护林里听鸟叫。那里林子大，树木间出高音，那里鸟多，听起来过瘾，又可选择，听我所爱。那林子中还有一条清澈见底的水渠，有时面流飞溅，有时叮叮咚咚，鸟声与水声共鸣，听起来特别有韵味。那林子里找一片青翠茂密的地方躺下来，不看四周围绕的各色小花，不看天空



东林听鸟

我们这座西部边塞军垦小城石河子，一没奇山幽洞，二没神泉飞瀑，悟不出个石猴石象来，也流不出个十景八景来，淳朴朴朴，还没蜕尽田园的风味和荒原的粗犷。因而著名诗人艾青说它是“没经雕饰的城市”，时不时还能遥见“大漠风尘日色昏”的景象。然而，我们这座小城也有让人心旷神怡的地方，那就是满城装不下的绿树，还有绿树中那百鸟和鸣的歌唱。每到春天，绿浪迭起，漫出城外，溢进四野，屋宇街市，工厂学校，整个城市都浸沉在绿涛之中。此起彼伏的鸟鸣便从窗口、门缝溜进你的书房、住室，绕梁不绝。绿树、鸟鸣，给小城增色，给人心头添兴。

树多林子大，鸟也就多。都是些什么鸟呢？我认不清也说不清。鸟儿们是不甘寂寞的，它们各占枝头，或引吭高歌，或低声婉转；或欢快地啁啾，或悲凉地吟啼。各有声调，各有音色，各有情趣，让你耳不暇接，听不够也听不完。

我爱听鸟叫。我爱到城东防护林里听鸟叫。那里林子大，树木稠密高耸，那里鸟多，听起来过瘾，又可选择，听我所爱。那林子里还有一条清澈透底的水渠，有时湍流飞溅，有时叮叮淙淙，鸟声与水声共鸣，听起来特别有韵味。到林子里找一片青草茸茸的地方躺下来，不看四旁娇艳的各色小花，不看天空

飘逸的白色云朵，不看柔柔的风在枝头戏闹，也不看团团柳絮在水面漂浮，只舒展了身子躺着，心贴着大地，不动也不想，静静地听林中的鸟叫。

鸟的叫声是鸟的语言，是一只鸟对另一只鸟的交谈。是一种鸟对另一种鸟的呼唤，是鸟妈妈对儿女们的絮语，是鸟儿女们对妈妈的娇嗔。鸟与鸟要说话，所以才鸣叫。鸟的鸣叫不是专给人们听的，不管人们听不听，它都叫：按照自己的腔调，按照自己的姿态，按照自己的喜怒，按照自己的哀乐。因为我懂鸟儿们的感情，不管它是喜欢和快乐的叫，还是愤怒和悲哀的叫，在我听来都是悦耳的。我不是残忍的欣赏者，将鸟的悲啼当作音乐来听，因为我无法与它们沟通思想，虽然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天地之间。我只能以我的思想为鸟的思想，让鸟的感情随着我的感情变幻色彩。高兴时，鸟的各种鸣叫，我听来都是欢快的；烦躁时，鸟的各种鸣叫，我听来都是苦闷的。不管鸟儿们愿意不愿意，我只能按照我的感情听鸟的鸣叫，宁可把它们悲啼听成欢唱，不将它们的欢唱听成悲啼。

二

我爱在夕阳落山到月轮升上中天的这段时间里，去谛听夜莺的歌唱，借以消除一天的疲劳与烦躁。

夜莺，燕子般大小，绿褐色的羽毛，歌唱时神态十分平静，不引颈也不扇动翅膀，甚至不是立在枝头，而是卧在高高的枝杈上，小巧玲珑地，喙不全部张开，仅是微微地歛合，那清脆而又美妙动听的声音，便从口角流溢出来。

夜莺是鸟中的歌星，听着它的歌唱，我痴痴地想：这小精灵不懂人类的乐谱，却为何唱得如此委婉悦耳，竟能把七个音符排列组合成一支支不同的歌。有旋律，有声调；有延长，有休止；有自低而高的上滑音，有自高而低的下滑音，真是绝了。